

王蒙

——“放逐”新疆十六年

方 蕤



東方出版社

6

1

责任编辑：吴承琬
装帧设计：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
方蕤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0
ISBN 7-5060-0538-7

- I. 王…
- II. 方…
- III. 王蒙—生平事迹
- IV. K825.6

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

WANG MENG —— “FANGZHU” XINJIANG
SHILIU NIAN
方 蕤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航天部708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230毫米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17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060-0538-7/K·126

定价：14.00元

772221

目

序：两颗心的照耀	友 勤	(1)
到新疆去		(7)
快乐与迷茫		(17)
山回路转去边城		(27)
初到伊犁		(36)
维吾尔农民朋友们		(45)
风风雨雨在边陲		(57)
天涯何处无芳草		(75)
惶惶惑惑离伊犁		(96)
别了，新疆！		(107)

附录一

王蒙的一天	方 蕤	(124)
-------------	-----	-------

附录二

春满吐鲁番	王 蒙	(135)
民丰小记	王 蒙	(150)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王 蒙	(155)
临街的窗	王 蒙	(188)
虚掩的土屋小院	王 蒙	(199)
故乡行 ——重返巴彦岱	王 蒙	(248)

录

序

两颗心的照耀

方蕤：

接到你的来信真让人高兴，你写新疆生活的散文结集出版了，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初读它们时我曾多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看到它。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

记得三年前你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到新疆去》，我是在饭桌边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看完的。那段我们熟悉的生活、那个我们共同走过来的难忘的年代，在过去了十余年之后，你终于形诸文字了；以后，又看到了你一篇又一篇的续作，自然使我感到又见故人般的亲切。同我一样，这组散文也引起其他熟悉你们的新疆朋友的很大兴趣，互相传告着，谈论着文中写到的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事。

你让我写一点观感印象批评意见，可真把我吓住了。你知道我装满油盐酱醋的脑袋理不出有条理的思想；作为一个还在新疆生活的朋友，一个寻常百姓，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锤地说一点零碎碎的感觉，说一点不无偏颇的女人之间的悄悄话，是登不得

大雅之堂的。

读你的《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带给我很大的喜悦。作为一个热爱王蒙作品的读者，像儿童发现世界，王蒙小说中的不少描写我都时不时从你的散文中得到了印证，得到了对照，得到了或更完整、或更感性、或更本真的认识，或在你的文中找到了某种原型。哦，原来真有其事，方蕤在这里点到了；哦，原来这么回事，都是王蒙亲身经历过的；噢，这不是《歌神》的来历吗？这不是《友人与烟》吗？方蕤写得不露痕迹……读着你的散文，王蒙作品中的人物、细节，像影片般从我眼前闪过，真是太有趣了。你的散文与王蒙的小说起到了互相注释、互相补充、互相生发、互相辉映的作用，真可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了。

说“互注”是太不够了，让我时时感到的是两颗心的彼此照耀。在风云八千里这一独特的人生旅程上，你们生死与共，患难相依，“只要在一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是幸福的”：两颗心发生了同一个声音。北京——乌鲁木齐——伊黎，离开家乡和亲人越来越远了，但你没有犹豫，没有怨尤，没有悔恨，义无反顾地与自己所爱的人挽臂同行，并以几近补度蜜月般的心情去面对前途渺茫的风雨旅程。

《山回路转去边城》写得多么好！“一路风光，一路深情，一路向往，一路感慨，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二台林区万古长青的天山雪松留下了你俩双双同赴南疆的倩影，看着这张相片，心中响起王蒙那句“什么叫伴侣？伴侣不就是旅伴吗？”的妙语和那

段“一路同行如一路青春的光互相照耀……”的优美的抒情文字；脑海中闪过你俩在革命的红旗下一相遇相知，在新中国凯歌行进中互致布礼的结伴同行的青春。

每当我读《风风雨雨在边陲》中夜宿巴彦岱那段文字，鼻子就发酸。星斗闪烁，两心相照，无边的心事，却找了些无关的话来说。患难夫妻体贴入微之情催人泪下，没有切身感受是无法写得如此动情的。还有你反复描写的那扇亲切、美好而又让人担惊受怕的临街的窗，和王蒙那篇妙不可言的《临街的窗》是那样心心相印，令人难忘。彻夜无眠的窗内人和沉重的劳役之后夜行十里赶回来的窗外人心的感应、心的报偿把一切苦难都溶化了。谁能不为这铭心刻骨的爱感动呢？这是只有在患难中才能有的至情，拥有这种爱的人是幸福的。正是从这扇窗里我看到了两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们分开的万劫无悔的心。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升起冰崖雪莲涤尽铅华更芳菲的风姿；不知为什么，我想起危难时刻英雄无畏地去救美人的感人场面；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历经千难万险义无反顾地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那种至高到极的大德大美。请原谅这也许很不恰当，但我在读你的这组散文时确实感到了这种人间的至情大美。

读你的《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也使我想起前些年你那些或以王蒙或以方蕤署名的小说，构思奇特，文笔不凡。像王蒙戏称为“现代派扛鼎之作”的《磷火》，我读得云里雾里，半懂不懂，只觉得扑朔迷离之中蕴藏着无尽的人生，无法一眼看明白，更难用几句话说明白。现在读了你的《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似乎解开了些疙瘩，再回过头去看，好像比以前

能读懂一些，明白一些了。那时我曾惊异于你一个多年从事物理教学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何以拿起笔来竟能写出如此奇特的作品。今天，我似乎也悟出了一点什么，真情是无文自华的，更何况，你本具文学气质，文字的灵光也是互相感染互相照耀的。

记得王蒙曾给我们讲过一篇题为《气压》的小说的构思，开头即从一系列数字写起。我惊异于他对科学知识的熟悉与内行。问他怎么懂得这么多，他说这不难，这类数据都是方蕤提供的。这使我明白了王蒙作品涉及科学知识的内容为什么能写得那样准确和细致，原来都有你的参与，闪耀着你的才智。一个默默的不落名的合作者。

我每读王蒙那些写得最好的爱情小说或小说中最优美最抒情的爱情片断，我就深深地感到，你正是这些作品的灵感之源。当我初读《如歌的行板》、《布礼》、《紫绸花服》、《临街的窗》、《春夜》、《月光园》等篇章时，我就觉得这既是小说，又无一不是你们爱情的美丽动人的歌唱。读了你的《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更证实和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而你的散文则用质朴平易的形式与王蒙同唱一支爱之歌。

“谁是我的源泉和我的见证？我的太阳和我的卫星？

我的光辉和我的映象？我的歌我的火？”

像音乐的复调，我心中又响起你们反复的歌吟。

你用那支体察入微的笔写出了八千里风雨旅程上真实的王蒙。边疆大地上的生活，各族同胞亲如骨肉的友谊，普通人的真情，乃至檐下做窝的双燕，跑出二里地去迎接主人的“花儿”，忧郁深情的伊犁民族，像春风细雨般润物无声地抚慰和温暖着那

颗独在异乡备受创伤的心。他感到生活依旧是光明和美好的，他全身心地沉入底层，与当地农民“三同”，孜孜不倦地自学维语，以赤子的情怀和过人的敏锐去感受一切新鲜事物，去发现生活的美好与强大。一个依然不失天真，依然充满向往的作家的王蒙。同时，你也毫不讳饰地写出了在那些阴郁的日子里，性格被扭曲的王蒙。你痛心地发现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个不到14岁就参加革命，曾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个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的带头人，一个19岁就写《青春万岁》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怎么有时会变得这样畏畏缩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忍气吞声？他不言写作，不要笔，也学着用抽烟喝酒来消愁解闷，用逗猫喂鸡来打发时间，劳动时他穿着最破烂的衣衫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这一切别人也许不以为意，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这几乎也是一种常态，你却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你深知一条鱼被晾在沙滩上对回归大海的渴望。你深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的生命被搁置的痛苦，你更深味他那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的人间最大的悲哀。你用几乎是十分平静的语调，诉说家常般展示了一个并非超人也是普通人的王蒙，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年代和一代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悲剧。从中，我更看到了一个用心灵灼热的光照耀着、温热着、润泽着另一颗心的你的温柔与刚强。

什么是伴侣？伴侣不就是旅伴吗？在人生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上，你们正是这样以沫相濡结伴而行。

作为一个也是女性的读者，自然还很希望能更多地读到你对家庭生活的描写，这是一方使多少伤痛和苦难得到濡养和化解的

天地。像父子打雪仗、喜得小伊欢等片段都给我明亮温馨的感觉。记得1985年你俩重返新疆，王蒙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讲演，你在听众的要求下第一次登台与大家见面，身着深蓝色的衣裤，头戴会上赠送的民族花帽。事后有位朋友对我说，他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你。这句话反映了读者渴望更多地了解你们家庭生活的愿望和心理，而并不限于像我这样的女读者。

繁华落尽见真醇。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达我读你这组散文的又一种感觉。你的散文是须要细心品味的，你把感情藏在深处，藏在看似平常平淡的记叙之中，有时更藏在无话无字之中。我看出了你的节制，动情处往往收住了笔，让读者去会意。因此，粗粗读去是领略不到其中的深情深意的，而这正是你这组记实散文引人入胜的幽幽醇香。我看到了你写这组散文时那种劫波度尽以宽阔的胸怀回过头去的清明的眼光，因此你能写得这样平静，这样明亮，这样多色多味，这样温馨动人。磨难化为了财富，化为了永远的欣慰，成为恩爱夫妻最珍贵的纪念。

全面地评论《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是名家的事，我只能不揣浅陋地把这些零碎的杂乱的感觉写给你，自然是井蛙式的，挂一漏万的，言不尽意的，只能请你见谅了。

友 勤

1993年8月于乌鲁木齐

到新疆去

1990年深秋的一天，北风劲吹，我家的庭院落满了树叶。最令人欢喜的是枝头的枣儿被风吹打得纷纷摔击在地面上，发出噔噔的敲打声。

每逢此刻，我们全家老幼全跑出来拾枣。

3岁的孙子兴高采烈地拾起来一个。又听到一声响，抬头寻觅，没等他看准，就在这瞬间，爷爷——王蒙，一个箭步跨上，拾到了一颗又红又大的枣。

“你让给他，让他拾多好玩。”我在一旁说。

话音未落，我自知失言。

看王蒙那股兴奋劲儿，哪里像年过半百、饱经风霜的人？分明他依然有一颗童稚的心。

我怦然心动。往事涌起，历历在目。

1963年，王蒙在度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后，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已经一年。我们新分到了两间花砖地的房子。深秋的一天傍晚，他从西山文联组织的读书会上回来，一入门就急切地和我

商量去新疆的事。其实在日间的电话里，我已经表示支持他了。

看着他炯炯有神的眸子，看着他那虽然宽大仍然包容不下那么多深思熟虑的前额，我没有需要什么需要争辩或者补充的了。

我怎么能不理解他呢？

尽管他经历了那场暴风雨，毕竟他是从暴风雨里走出来的。

尽管他 19 岁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直到那时还不能出版，毕竟他永远会“万岁青春”。他充满了对生活、对于一切新鲜经验的兴趣和追求。

尽管在 50 年代末，他被迫搁笔，毕竟在 60 年代初，他的作品《眼睛》、《夜雨》重新问世。

一个年仅 29 岁的青年人，像他，已初尝人间的沉浮荣辱，正热切地献身于文学创作。

他能安于在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的平稳生活吗？虽然他已博得学生们的喜爱，且拥有一个安逸的小家庭。

他——王蒙，不能。

毕竟他是从“组织部”出来的年轻人，是青春的歌手，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初露锋芒的作家。

他的理想、心愿、就是我的。

我毅然地支持了他，去新疆。

到宽广的天地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去锤炼自己，生根、发芽、开花。要做一番事业，要写出使人们心灵发光、发热，永世长存的作品来。

他放弃了在京都的一切。

他选择了去“西域”。

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跳动不已。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了正在北京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卡拉之歌》，想象着新疆的异域风光。

我们专程去新疆餐厅吃了烤羊肉串，与在那里服务的维族姑娘饶有兴趣地交谈。

当已确定了行程日期，接到在新疆作协工作的王谷林同志的电话：“预祝你们成功，祝一路平安！”的时候，我们心花怒放了。

1963年12月23日，我们举家西迁。清晨，作家萧也牧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送行，出版社并派遣了车辆为我们代步。

王蒙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找好了座位，把精心携带的一瓶小金鱼平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至友。

这时，招来了众多的目光。在嘈杂声中，只听见人们议论：“还带小金鱼？”

是啊！我们四口之家，两个年幼的儿子——5岁的山，3岁的石，再加上必不可缺的行李包裹。但是，金鱼非带不可。是他亲自饲养的，那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且有了自己的家之后添置的。金鱼陪伴了我们，给我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每日茶余饭后，我们总是在观赏它，尤其是羡慕它的自由自在。这回西迁，怎能把它舍去呢？

列车疾驰飞奔，把村庄、农户、高高低低的山丘、树叶脱落的树干，相继甩在后面。显然，从他多思深沉的眉宇间可以看

出，他默默地告别了他的青年时代。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提出一个让人心焦的问题。

“三、五年，顶多十年。”他毫不犹豫地自信地说。

谁料到，这一去就是十六年！要说把“文革”的八年刨出去，倒也和预计的相差无几。

行驶了24小时的列车，在西安停止了。当年，还没有直达车，需要在西安过夜，再换车。

翌日，离开车时间仅有三个小时，王蒙饶有兴致地提议，去大雁塔。于是，我们乘公共汽车沿解放路数站抵达。那时，大雁塔还未修缮，破烂不堪，无人管理。

我们只能沿塔周围和底层观赏。他津津有味地向儿子大讲“唐僧取经”的故事。这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赶紧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直奔火车站。

当我们再度坐上西去的列车时，长吁了一口气，险些误点。

咣当咣当，列车行驶在茫茫的丘陵与荒山中。在他恋恋不舍而又忧患重重的面孔上，流露着对未来的憧憬。要知道，这是他长到29岁以来，第一次离乡背井地远行。

我不敢正眼看他，他的眼角下，仿佛凝聚着晶莹的泪。

这时，该轮到我提议了：让我们唱歌吧！

毕竟我们都是青年人。在车厢中轻轻飘荡起带几分伤感的忧郁的歌声，渐渐地又激昂起来。

列车走完了漫长的河西走廊，出了玉门关。一派边塞风光映入眼底。是一眼望不尽的沙漠、戈壁，到处迷漫着风沙。西北风咆哮着。

感慨万千地他，拿起笔来，在摇晃的车厢小桌上写下刻骨铭心的诗篇：

一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
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二

嘉峪关前风噉狼，云山瀚海两茫茫。
京华渐远西陲近，笑问何时入我疆。

三

乌鞘岩峰走铁龙，黄河浪阔跨长虹。
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四

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意弥坚。
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是的，在那个时候，王蒙的心仍然是火热的。人不堪其忧，蒙也不改其“热”！

经过乌鞘岭时，正逢子夜。坡陡路险，寒气沁骨。两台机车一前一后地推拉，列车仍是蜗牛一样地爬行。我们把儿子紧抱着，心潮翻滚。

“快到火焰山啦！孙悟空不怕火炼……”次日中午经过的已

是吐鲁番了。他讲故事哄慰孩子，孩子更没有出京、进京、出关、进关这些世俗的观念了。

然后是盐湖、达板城。我们想起学生时代爱唱的歌曲：“达板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圆啊……”然后是乌拉泊。乌鲁木齐到了，历时五天四夜的旅途，终于在第五天的傍晚5点20分结束了。激动，兴奋，感慨万端。

随着拥挤的人群，我们下了火车。北京时间已是晚7点，当地才5点多，天已经黑了，这里与北京时差两小时。

一出车门，满面的寒气立即凝结成无数的小结晶体。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大雪迎面扑来。这一天是阳历12月28日，快过新年了，天气正冷。

不时地从冷气层中传播出风味全然不同的维吾尔歌曲。涂成蓝、黄、粉、绿，色彩鲜艳的建筑，使你目不暇接。这种奇特风光，把我们带入了异域他乡。

我们急速地环视四方，看不到来接的人。站台上的人们都穿着长、短大衣，帽子、围巾裹得严严实实，有的还戴上一个大口罩，分不清男女老幼。于是我们牵着孩子，手里捧着金鱼，从车首跑到车尾，又从尾部转回来。我们感到紧迫、陌生、焦急，天真烂漫的孩子倒是高兴了。大儿子乘兴高歌：“冬天到，雪花飘，小朋友们穿棉袄，东跑跑，西跑跑，春天就会来到了！”

还是作协新疆分会秘书长王谷林同志先发现了我们。一阵问安问好之后，我们乘上一辆面包车。

“走，开往文化路五巷六号。”王谷林同志向司机吩咐道。

“这就是你们的家。”他又说。

“家”，是的，我们的第二故乡——新疆。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命运呢？

初来，我们被安顿在新疆文联家属院内一个跨院的坐北朝南的房子里。

我们审视着厚厚墩墩的土墙。两间方方正正的里外屋，中间夹层火墙，棚顶上有一个方口烟筒。室内潮气腾起。听说已经烧了两天火墙了，长久以来这屋子没人住。

这是我们的家。欣慰、心酸，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是怀念北京的旧居吗？早已把它抛到脑后去了。是追求豪华富贵高楼大厦吗？那从来不是我们所希图所期望的。这座小土屋，正是我们的真正的家。

文联的工作人员来了很多。他们指着铺好的床给我们看，由于行李要过几天才取得出来，同志们专为我们租凭了被褥枕头，花花绿绿，把房间布置得象“新房”一样。“家属院”的食堂就在我们房前，虽然挡住了阳光，却又提供了伙食的方便。当晚是吃饺子，我们到新家后不久，饺子就端上来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介绍新疆羊肉如何肥嫩可口，新疆牛奶如何浓香醇厚，营养丰富。购物按公斤计量，价格比北京高，但工资标准也高。初次与大家见面，王蒙非常高兴。最后还是同志们赶紧告辞了，为了照顾我们的休息。

这时炉灶里发出了噼里噼里的爆破声。王蒙望着熊熊的火焰，有兴致地拿起火钩和煤铲，不停地在添煤。添进去新煤，又拿出将要烧尽的煤，他不厌其烦地摆弄火。

他乐意观察冉冉升起的火焰。

他喜欢听到煤的燃烧声，更爱听到骤然爆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爆破声。

他迷醉于多民族的异乡。他想他会“入乡随俗”，他会做出一番事业。

陌生的环境带来了新鲜感，带来了知识，当然也带来不适应的麻烦。当天夜间王蒙就捂着肚子叫苦不迭。不知道是不是在从火车站到家的途中“喝”了凉风，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多度。也许是新疆饺子的羊肉馅太肥，饺子皮又厚。也许是他太兴奋了，这第一顿在新疆的进食缺少节制。反正他肚子痛起来了，幸好没有酿成大病。

第二天晚上，四条小金鱼全都死了。说起来，同志们都问：“你们换水了？”答：“换了！”同志们说，新疆的水硬，怎能不晒几天再换水呢？本来在新疆，养鱼就不容易的呀。王蒙相当扫兴。金鱼是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了，人呢？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

没有几天，火墙也出了问题。王蒙添煤太多太勤，反而使煤得不到充分燃烧，不但火经常灭，而且燃烧不充分的烟郁结在火墙的烟道里，使烟道很不畅通。随着严寒的加剧，房间里愈来愈冷了。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防寒准备，带来的只是在北京时用的被、褥、衣、帽。赶紧添置了新疆毛毡；花了50元为王蒙买了一件栽绒外衣。他一直穿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我们返回北京时，又把它传给了正在新疆大学读书的儿子。

冰，到处是冰。厕所好象一座冰丘。除了冰，看不到地面。